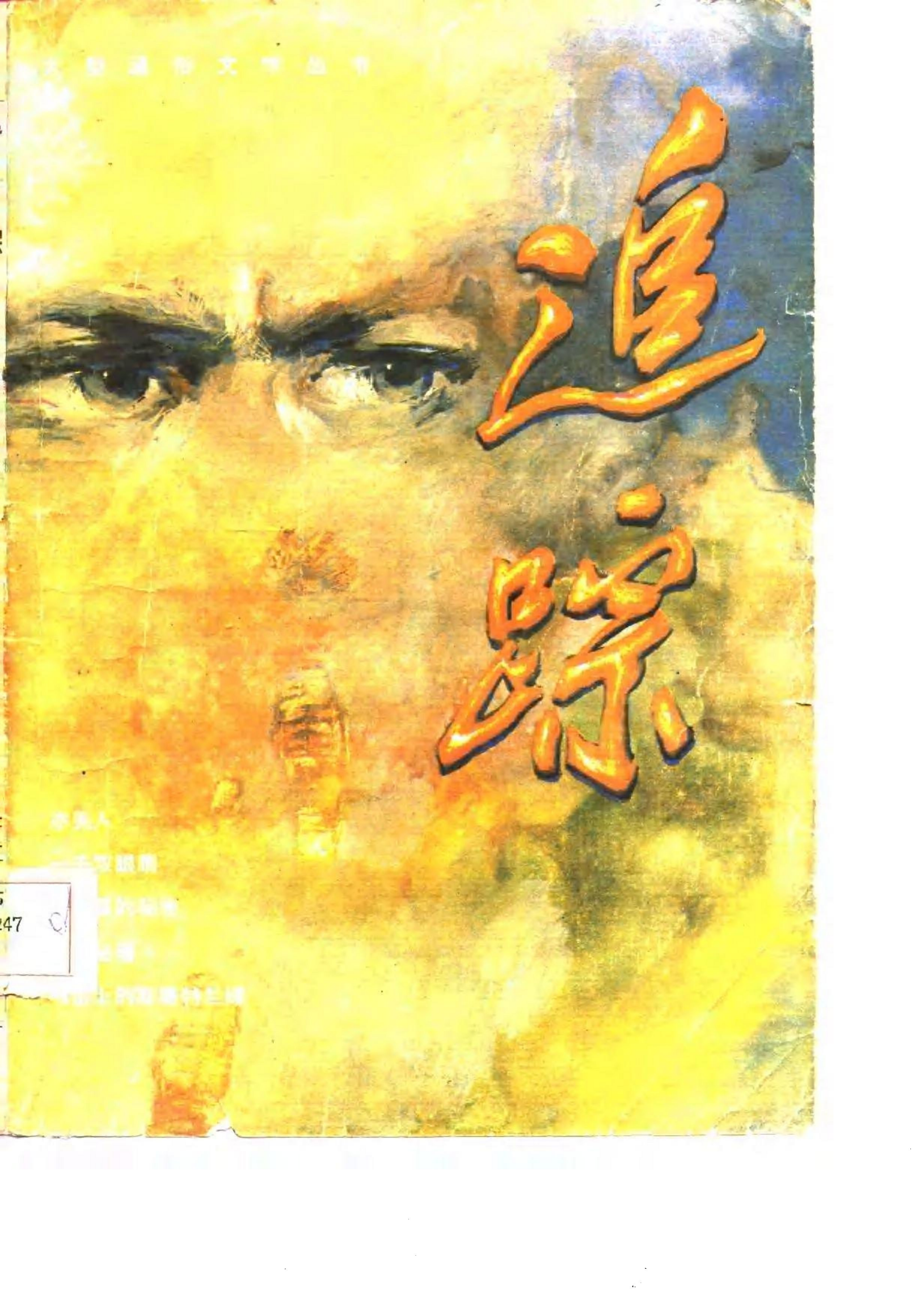




追 踪

李光人

王雪蘭

編輯

出版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5
47

建

踪



目 录

编者的话 (4)

侦 破 小 说

冰美人..... 聂建长 (5)

一千双眼睛.....〔西班牙〕克拉克·卡拉多斯 (18)
杨志源译

奶汁里的秘密文 放 华 荣 (58)

她从这里偷越边境瞿 琮 (83)

武 林 传 奇

绝代情仇曹治理 (112)

奇功秘谱梁鸿华 (123)

洪门女杰闹金山刘光明 (135)

蛇神肖楚奇 倪 鹰 (101)

域 外 传 奇

书市上的斯薇特兰娜.....〔苏〕弗·马卡宁 (146)
童 欣译

对“通俗文学热”的一些思考冯骥才 (198)

关于通俗文学的断想星 台 (17)

补白司马谷等

关于“郑重启事”的启事.....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

大型通俗文学丛书

追踪

B242.26



长江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冰美人》 侦破小说，富有传奇色彩。井上美枝子以不法手段获悉我科研人员行踪，在南下的列车上威逼我科研人员交出科研情报，却又自我暴露而被捕，终为我所逐。实际上她维护了中日友好关系，是我科研人员的保护人，最后她以日本人民的友好使者访问中国。

《一千双眼睛》 西班牙侦破小说。富豪的女儿克莱奥被绑架，绑架者竟是她的未婚夫。不久，其未婚夫被杀，警方却拘捕了克莱奥……故事顺着这条线索展开、发展，青年律师杜耶为侦破连续三起的这一绑架案件历尽艰险，揭出了资本主义世界黑社会内部的秘密。

《奶汁里的秘密》 侦破小说。胡冰在家暴亡，他的妻子齐虹“深度昏迷”，小女儿在床上发出痛苦的呻吟；与此同时，邻居赵国栋突然失踪……小说以“奇特的投毒案”发端，层层深入，在较为广阔的背景上展示了一幅我公安干警与敌特双方侦破与反侦破的尖锐复杂斗争的画面。

《她，从这里偷越边境》 侦破小说。揭露了一群灵魂污染的丑类为非作歹、偷越边境的罪恶行径以及他们必然的可耻下场。

《绝代情仇》、《洪门女杰闹金山》、《奇功秘谱》、《蛇神》 这是四部武林传奇作品。情节曲折，人物形象鲜明，斗打场面惊心动魄。它们的作者颇得我国传统通俗文学的壹奥旨趣，白描传神，语言质朴平实，以悬念迭起的情节表现人物，很有吸引力。

《书市上的斯薇特兰娜》 苏联当代小说。作者塑造了一个性格复杂的女性斯薇特兰娜。她干了许多坏事，拉帮结伙，投机倒把，甚至戏弄公安人员，坑害小修士，但童年的憧憬没有在她心灵深处泯灭，遇到了心上人卡拉特金后，她自首服刑，弃旧图新，决心以清白的身份重新回到自己爱人的身边。作品取材新颖，构思巧妙，风格幽默风趣。

建

踪



目 录

编者的话 (4)

侦 破 小 说

冰美人..... 聂建长 (5)

一千双眼睛.....〔西班牙〕克拉克·卡拉多斯 (18)
杨志源译

奶汁里的秘密文 放 华 荣 (58)

她从这里偷越边境瞿 琮 (83)

武 林 传 奇

绝代情仇曹治理 (112)

奇功秘谱梁鸿华 (123)

洪门女杰闹金山刘光明 (135)

蛇神肖楚奇 倪 鹰 (101)

域 外 传 奇

书市上的斯薇特兰娜.....〔苏〕弗·马卡宁 (146)
童 欣译

对“通俗文学热”的一些思考冯骥才 (198)

关于通俗文学的断想星 台 (17)

补白司马谷等

关于“郑重启事”的启事.....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

编 者 的 话

编完这一辑，眼前已是“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了，我们为自身工作的延宕而深感不安。《追踪》以大型通俗文学丛书的性质编辑出版。这里，我们谨向作者、读者、发行工作者和兄弟出版单位在本书编辑出版的过程中所曾经给予的关心和支持表示由衷的谢忱！

本辑选入八部中篇小说，一篇短篇小说。

聂建长的《冰美人》构思奇巧，心地冰清玉洁的井上美枝子这个人物光彩照人。这位日本妇女的行动十分诡秘，却又并非由于疏忽而自我暴露；她力图窃取我科研情报，却又不真正愿意把它搞到手；她威胁我科研人员咄咄逼人，却又是我科研工作者至诚的保护人；她反对曾是她未婚夫的罪恶行径，却又在事情败露后掩护其逃离中国。凡此种种自相矛盾的奇咳之举，作者匠心独运，都处理得入情入理。诚然，井上美枝子窃取我科研人员信件是不法行为。她是实实在在的罪犯。但她灵魂的内核是透明的，在他人逼迫的形势下，她未曾背逆中日友好的原则，因此她又分明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展卷把玩，令人从内心深处升起一种宏深、崇高、美好的感情。这是一部近年来通俗文学反映当代生活、开掘重大题材不可多得的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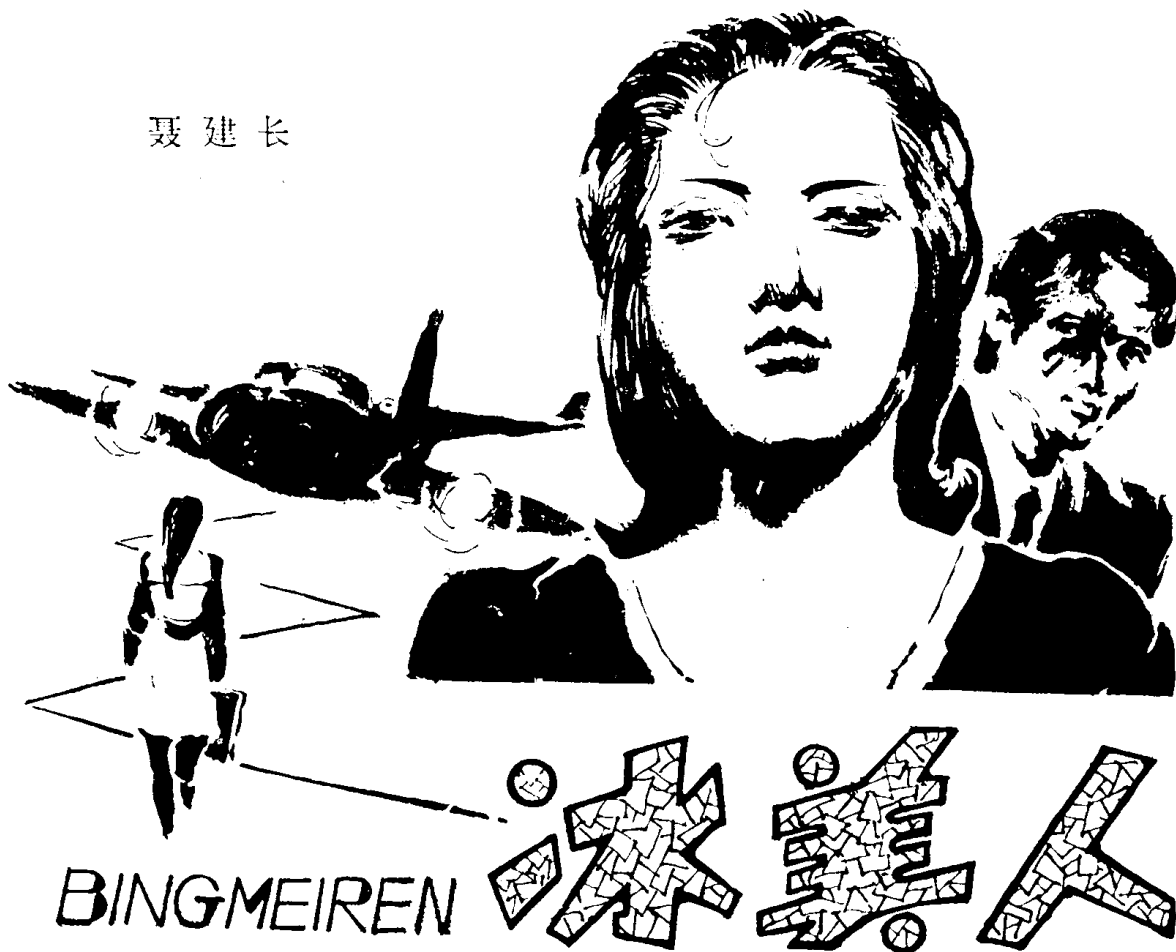
《奶汁里的秘密》也是一部侦破小说。空气污染，水质污染，便成为社会的公害，那么，一个人的灵魂污染呢？我们的聪明的读者自然不难理解齐虹毒死丈夫、委身敌特绝非偶然。这个“美丽而危险的女人”的悲剧，启迪我们思考许多问题：恋爱，婚姻，道德，文明，人生的追求……这部作品与《她，从这里偷越边境》起着醒世的作用。

我们高兴地读到西班牙作家克拉克·卡拉多斯的中篇小说《一千双眼睛》。作者让你含着微笑，从从容容地、轻松愉快地读完这个情节异常复杂、惊险的故事，你不会紧张喘气，你不会骇怕，尽管那里头不乏血淋淋的东西。这是作者的本领。翻译者杨志源的名字读者还比较陌生。他还很年轻。但他的译文很好读，语言质朴，自然，流畅，没有象有些译作那样诘屈聱牙，读来费力。我们期望读到他今后更好的译品。译作还有一部苏联当代作品《书市上的斯薇特兰娜》。作者弗·马卡宁是所谓“莫斯科流派”的代表作家，善于塑造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斯薇特兰娜就是他笔下性格复杂的女性。作品风格幽默风趣，语言活泼俏皮，你读着它，会觉得甜甜的，脆脆的，又带着淡淡的苦涩味儿。

武林传奇作品拥有广大的读者群。鉴于此，本辑选入了三个中篇和一个短篇。我们从中可以听到正义的呐喊，看到真理的闪光，感受到智慧和勇毅的力量以及人类邪恶势力的必然归宿。不过，无庸讳言，一些作品尚未突破几年来武林作品的水平。我们热望能发见高质量高水平的武林小说，以饕读者。

近几年来，通俗文学勃兴。我们已有了一支可喜的通俗文学创作队伍，只是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真正称得上通俗文学的作品不是“短命”的，不是“庸俗”的，更不是“鄙俗”和“下流”的。请尊重历史，尊重生活，尊重现实，尊重通俗文学的作者和读者的人格吧。通俗文学创作方兴未艾，它的发展和提高的势头谁也无法阻挡。伟大的变革时期新鲜事物层出不穷，多少传奇式的人物纷纷挺立在我们面前啊！我们应当写出社会主义时代的《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我们的时代应当产生施耐庵、吴承恩、罗贯中那样伟大的通俗文学大家。作为通俗文学丛书的编者，我们愿和作者、广大读者一起，为促进社会主义通俗文学的繁荣、发展和提高而努力。

聂建长



-
- 一、邮箱失窃
 - 二、意外相逢
 - 三、旅途匆匆
 - 四、美人来访
 - 五、自投罗网
 - 六、冰心一片
-

一 邮箱失窃

一九七五年四月六日凌晨两点钟左右，一个人影，幽灵似的游荡在北京九井胡同一带的街道上。有些街灯被孩子们的弹弓打坏了，昏暗、清冷的街道上断了人迹，显得有些阴森森的。这个游荡的幽灵窥测四周无人，便悄悄地向所窥视的目标走了过去。那目标是一个挂在胡同口上的墨绿色邮箱。幽灵一边朝邮箱走过去，一边从身上摸出一个

信封来，象是要去邮箱投寄信件的样子。但是他的信封刚刚投进邮箱，那邮箱就被人取了下来……

第二天上午十点二十分，当邮局工作人员骑上摩托车准时来胡同口收取邮箱里的信件时，发现邮箱失窃。邮局立即就近向公安分局报了案。

公安分局领导同志对邮箱失窃案不敢大意，一方面紧急地向上级转报了案情，一方面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对案件性质进行分析。于是，在分析会议上，形成了两种分歧意见：有人认为这不过是一件扰乱社会秩序和普通案件，很可能是恶作剧者干的，因为作案者窃走的，仅仅是个极普通的挂在小胡同口的邮箱；刑侦科的丁一山科长的看法却不相同，他认为在这个普通邮箱被窃的案件后面，可能有着某种更为复杂的背景。于是他向分局领导同志请求，由他来负责侦破这个也许并不寻常的普通邮箱失窃案件。

分局领导同志经过慎重考虑后，批准了丁一山的行动计划。

细眉细眼、文文静静的丁一山科长，是位机敏而十分讲究工作效率的老公安战士。在他的请求被批准后，他便马上行动，和他的助手尉玉民分头去挨家挨户走访九井胡同一带的居民。他俩了解到，胡同口的邮箱，由邮局每天分两次来收取投寄的信件。第一次是上午十点二十分，第二次是下午四点四十分。而在先天邮局第二次收取信件后，再向邮箱里投进的信件，一共只有九封。其中，有三封为附近居民的日常通信。另外的六封信，全都是住在九井胡同里面一位名叫何尚清的投邮的。他把信件投进邮箱的时间，大约在晚上九点四十分到九点五十分之间。

何尚清是一位五十来岁的很有神采的中年人，现任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但是，这位相当于副教授的生化科学家，却没有一般象他这种地位的高级知识分子所常有的深沉、刻板、甚至矜持的特点，却是热情洋溢、率直而健于谈吐的。丁一山走进了他的家，和他谈了一会，就问他投进邮箱的六封信件的内容，是属于私人交往，还是工作性质方面的？为什么不将这些信件就近在他们科研所附近的邮筒投寄，而要带回家来，在晚上投进小胡同口的邮箱里？何尚清听了，笑了笑，摊开两手，对公安人员丁一山幽默地回答说：“您这是向我提出了一个让我难于自圆其说的问题啊！”接着，他解释说，他这个人有一个习惯，每天晚饭后，是他伏案读书、读报、阅读和回复学术上、工作上和个人交往中的来往信件的“专用时间”，这样工作到九点多钟，大脑有点疲倦了，就出门去安静的小胡同里散散步，顺便把写好的信件投进挂在胡同口的邮箱里。因此，他以个人的名义发出的这些信件，是无法分清是公事还是私事的。

丁一山一面听何尚清谈话，一面扫视着接待他的这间房间。房间不大，却摆放着三个大书厨，再就是书桌和床铺了。看来，这里

应该是这位副研究员的书房兼卧室了。

等何尚清介绍过他投寄信件的情况。丁一山思忖了一下，又问道：“您是不是正在着手研究哪一方面的尖端科研课题？”

何尚清一怔。他用探询的目光打量着公安人员，略一沉吟，才抱歉地说：“很对不起！您如果要具体了解我工作方面的情况，我个人无权多谈，还是请您正式向研究所的领导去了解吧。”

丁一山谅解地笑了笑，解释说：“我是想请您回忆一下，在您四月五日投进邮箱里的六封信件中，有没有涉及到您目前工作或是什么科研课题的内容？”

何尚清暗暗吃惊。他这才省悟到公安人员是在怀疑，普通邮箱的失窃，问题却是很严重的。莫非是有人对我的研究课题感到兴趣了？如果真是这样，竟然采取盗窃邮箱的卑劣手段，来窥测我的动向或是企图得到我有关研究课题方面的只言片语，那么，丢失这个普通邮箱，就是异乎寻常的事情了！何尚清不敢怠慢，于是认真地回忆了一下，告诉丁一山说：“我昨天晚上投进邮箱的六封信中，五封只是涉及一般学术上或是学术事务上的问题，写去的复函；只有一封寄给湖南医学院脑外科D教授的信，信中提到了自己下周将去长沙与他会面的事。D教授和我合作在搞一个科研项目。我们之间的书信来往，是极其频繁的。”

丁一山警觉起来，注视着何尚清问道：“老何同志，我希望您再认真地想一想，您在给湖南D教授的信中，是不是具体谈到了你们科研项目的进展情况和您将去长沙的具体日期？您能准确无误地告诉我吗？”

“关于某项科研的进展情况，我没在信件中谈，因为我们即将见面，何必还在信中谈得很具体呢？”何尚清断然回答道，他迟疑了一下，又说，“不过，我将要去长沙的日期，我在信中倒是提了一句，说如果时间来得及，我将乘十日晚上发车的5次特快去长沙。”

丁一山“哦”了一声，沉思着站起身来，简单地对何尚清交待了几句，便告辞了出来。

丁一山从何尚清家里出来，立刻就同助手尉玉民一道，来到了何尚清工作的生物化学研究所。他们从研究所有关方面了解到的情况是：副研究员何尚清，本人历史清楚，家庭及主要社会关系无重大问题；他正与湖南医学院脑外科D教授合作，着手一项代号为“N——I”的科研课题，就是治疗人脑部恶性肿瘤的生化药物。如果这种药物研究成功，那就只需将这种药物注入人体，药物便能随血流进入人脑，直接抑杀恶性肿瘤细胞的变异能力，从而达到治愈癌症的良好效果。当然，这项科研课题的完成，不仅对脑部恶性肿瘤患者带来了绝处逢生的福音，也将对人类治服癌症的进程，迈出大有希望的一步。最近，何尚清与D教授的“N——I”课题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很快，何尚清将去湖南，与D教授共同研究下一步药物的试制和进行直接动物性实验了。

从科研所出来，丁一山陷入了困惑之中。他想：如果九井胡同口邮箱失窃的目标，就是在何尚清与D教授的“N——I”科研课题上，那么，这仅仅是一项造福于人类的医学研究项目，既非军事机密，也不是什么工业技术上重大的新的发现或者发明，用不着用盗窃邮箱的手段来搜集情报。那么邮箱为什么被盗呢？这确实是很令人费解，也是难于“自圆其说”的事啊！要么，这真的仅仅是一件扰乱社会治安的普通案件？……

他就这样反反复复地肯定、否定、再肯定……最后，他对助手尉玉民说，既然已经立案，何必急于肯定或否定呢？且看事态将继续发展还是到此结束吧！

二 意外相逢

十号傍晚，副研究员何尚清按照他原先排定的工作日程，从北京启程前往长沙，去

与他的合作者D教授安排“N——I”科研课题的下一步工作。

他搭乘的是往南的5次特别快车，坐在软席车厢的2号房间里。本来，他以前出差，按他的级别是可以乘坐软席的，但他一般都只购普通的硬席卧铺车票。这次，为了安全起见，领导上要他一定坐在给他代买好的软席车厢里。

列车只怕已经驰过了丰台，但何尚清坐的软席车厢2号房间里，四个席位却有三个是空着的，等于何尚清独占了整个房间。他关上房门，反剪两手，在小小的房间里踱了两步，一种十分宁静、十分安全的感觉从他心头升起。他转而想到，自从胡同口的邮箱失窃后，惊动了公安分局的丁一山科长来找他问情况，还嘱咐他每天照例到小胡同里散步，照例往补装上的新邮箱里投进该往外邮寄的信件。可是，三天来并无任何异样的人来接触他，也未发现任何异常情况；他甚至觉得，丁一山的疑虑完全是多余的了。他这次去长沙，也完全可以象他往日那样，买张硬卧车票，和许多旅客在一块儿，何必来让自己孤孤单单地一个人占据这么一个软席房间呢？！真是白让公家多花了车票钱，又清苦了他这个耐不住寂寞的人。

列车在春天的原野里奔驰。天完全黑下来了。何尚清掀亮放在茶几上的台灯，想随便看点什么杂志，打发睡觉前的一段时间。他挪动了一下台灯，忽然看见，台灯的底座下面，露出了一片小纸角。他把台灯拿起来，看见那下面有一张二指宽的小纸条。纸条上有用圆珠笔写的几个变体字迹：

“将有人来访”

何尚清大吃一惊！心想：“台灯下面怎么会有这个字条？这又是谁留下给谁的字条呢？如果是留给我的，那么，是来访者事先留给我的呢，还是别的人预先给我的招呼呢？来访者怎么知道我坐在软席车厢里而又不马上来找我呢？”何尚清一连在脑袋里打了这么几个问号，精神也随之紧张起来。他定定神，随

手翻翻抽出一本德文原版资料，想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可是心怎么也用不到书上。他其实是在警惕地等待着那位不知名的来访者的到来。

列车在何尚清焦虑不安的辗转反侧中驰过了河北平原，又进入了遍地麦苗的中州大地。天亮之后，列车已开出安阳车站了。何尚清白白地煎熬了一夜，哪里见到什么“来访者”呢？他去洗漱过了，但头脑依然昏昏沉沉的。肚子也有点饿了，早点没送到软卧车厢里来，他打算去餐车里吃点什么。临走，那变幻不定的“来访者”的阴影，似乎在他眼前晃动；他担心会不会有人趁他离开房间的这段空隙，又玩什么花招。所以，他请女列车员来反锁了房门，才放心大胆地去餐车吃早点。

来餐车里用早餐的旅客很多。何尚清挤在里面占了一个座位。用完了他要的两片抹上了果酱的面包和一杯热牛奶，他吃完早点，刚站起身要走时，忽然眼前一亮，看见有一位异常出众的漂亮女人，走进餐车里来了。那女人看上去不过四十来岁，身材丰满、匀称，一头自来卷的青丝遮耳垂肩，一张叫人一看就觉得聪慧的瓜子型脸庞上，修长的眼睛，挺直的鼻梁，红润的小嘴，摆布得当极了；加上她从容的、飘逸的步姿，和她那一副典雅的、安宁的表情，简直可以说，她是一位仪态端庄、举止文雅、容貌非凡的绝代佳人。

由于这位漂亮美人的出现，一下便把餐车里所有用餐旅客的目光，几乎全都吸引了过去。而那位女人，似乎习惯了人们的这种跟踪的感情各异的目光。她大概是看见何尚清这边有了空座位，便目不斜视地从从容容地朝这边走了过来。顷刻间，何尚清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这女人怎么看来面熟？她是谁呢？竟这样落落大方地朝自己走来了……哦，象她这样漂亮的女人，也许是在舞台和银幕上见过吧？他正要走开，好把自己空出来的座位有礼貌地让给那走过来的女

人，却见那女人也把目光朝他投射过来；而且，她的清澈的眼眸仿佛有亮光一闪，接着，她脸一红，就象是触到了电流一般，不觉后退了一步，嘴唇翕动了两下，想说什么，却没有发出声音来。

何尚清见此情景，更是一怔。忽然，他的头脑里闪出了一个人的音容笑貌和她的名字来，不禁脱口而出地喊道：“哟！艾美华！是你？！”

那个被称做艾美华的女人没有答话，没有应声，也没有象见到熟人后那样热情地上来握手，只是毫无表情地愣在了那里。

何尚清以为她也是一时想不起自己来了，就向她报出了自己的姓名，并且，风趣地反问道：“怎么？艾美华同志，您把患难之交的朋友忘得一干二净了，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艾美华尴尬地点点头，忽又微微蹙起双眉，轻轻摇了摇头。不知道她是表示记起了何尚清，还是否定他这个“患难之交”的朋友。

艾美华的这种表情，使何尚清在众目睽睽之下感到尴尬。为了掩饰自己的难堪，他向艾美华匆匆报出了自己车厢和房间号，邀请她用过早点后去聊聊。不等艾美华表示态度，他抢先说了句“一会儿见”，便点头离开座位走了。

艾美华坐到了何尚清空出来的座位上，开始用早点。她又恢复了她的常态，目不斜视，举止文雅，她要的也是一份面包、牛奶。可是，她却根本不去看那盘子里的面包，只是伸出象牙一般的尖尖的手指，端起面前那杯热气腾腾的牛奶，悠闲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好象是在为别人尽义务似的。

三 旅途匆匆

何尚清穿过过道，心事重重地从餐车走向软席车厢去，一边走，一边在想着问题，脑海里象走马灯似的浮现出往日与这个

叫做艾美华的女人交往的情景。

那是在三十年前的一九四五年的初秋。当时，日本帝国以战败国身份，宣告无条件投降；日本国天皇裕仁已下令：侵华日军应放下武器，就地向中国当局投降；苏联红军进入我东北境内对日作战的部队尚在半作战状态中，未撤回国内；中国方面对日受降尚未正式开始；东北一些地方占山为王的土匪们，趁机大肆抢劫虏掠。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东北一些地方的老百姓成群结队、四处逃难，局势动荡，人心不安，国家在混乱中。

有天上午，天色阴沉，秋雨濛濛，一路扶老携幼的逃难的老百姓，正络绎不绝地在一条残破的山谷公路下蹒跚地走着。突然，前头一阵马蹄声响起，有几匹高头大马从前面直奔过来。马背上坐的是几个凶神恶煞般的汉子，他们的穿戴却又是五花八门的：有的翻穿着狐皮袍子，有的穿着毛呢大衣，有的穿着胖女人花团锦簇的丝绒旗袍，有的却又把丝绸小褂罩在身上；头上戴的，就更出奇了：有的一连把七八顶各式各样的帽子扣在头上，有的把女人用的拉毛花长围巾当成头帕，裹在头顶，有的却又把瓜皮小帽和貂皮卷耳帽全套在脑袋上；再看看他们的鞍前马后，大包袱小口袋，驮得满满荡荡。显然，这是一伙刚刚打劫过的“胡子”。走在前面的人一见遇上了土匪，慌忙掉转身来，就往后逃。不想，后面也乱套了，后面的人正没命地往前跑。原来，这一路逃难的老百姓，走进山谷里，已经掉进了土匪们设下的圈套里了。

人们被堵在山谷里，乱成一团。土匪们在四下布设了岗哨，以防与军队或是别的山头的土匪们遭遇。从高头大马上跳下来的那几个为首的土匪，便分头来搜逃难者的腰包。

一个尖嘴猴腮、满嘴大黑牙的土匪，一手握住一支歪把子短枪，一手扬起马鞭子，走到靠边的一堆人中间来搜查。搜过几个人后，他叫起一个蹲在地上的十七八岁的小伙

子，见他脸上虽然是黑一块泥一块的，却长得眉清目秀。突然，大黑牙将鞭子一甩，把小伙子头上的帽子抽得滚落下来，露出了他的一头新剪的短发。大黑牙走近两步，把拿在左手里的马鞭子插进腰间的皮带内，伸出手来，在小伙子的胸脯上捏了两把。他龇出满嘴大黑牙“嘿嘿”笑道：“乖乖！这嫩胸脯子上鼓鼓囊囊、滑滑溜溜的两个大包子哪！嘻嘻！好姐姐！你是个没把的假小子！”

那个女扮男装的大姑娘，顿时羞得连脖子也血红了。她两手把脸一捂，忙退进人群中蹲下了。

大黑牙馋得嘴里直淌涎水，舌头也打卷了，说：“好乖乖，别不好意思，快过来！快到大爷这边来！”说着，他甩掉马鞭子，再把歪把子短枪往腰带上一别，象饿狼一般伸过两只利爪来，从人群中把姑娘拽扯了过去。

“嘻嘻！大爷我全知道，那黄的金子，白的银子，黑的大烟土，全都在你姐姐的大裤裆里藏着哪！”大黑牙一手搂住那姑娘，一手就要无耻地往姑娘的裤子里伸进去，一边流着哈拉子说，“妈的巴子！黄的、白的、黑的大爷我全得要，快让大爷摸摸，都藏在下面哪儿……”

“救命哪！”那姑娘挣扎着，疯了一样，用牙乱咬大黑牙搂她的手。

“住手！”

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从人群中闪身出来，赶上两步，先伸手顺势把大黑牙别在腰带上的歪把子短枪夺了过来。大黑牙还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小伙子已经把枪口对准了他的后脑壳，“砰”地扣动扳机，开了一枪。

大黑牙这才松开了搂住那姑娘的手，哼也没哼一声，便“咕咚”倒在地上没命了。

在外围放哨的小土匪，听见枪声，知是出大事了，连忙依照约定的信号，“砰”“砰”“砰”连开了三枪示警。圈子里忙着搜腰包的几个为首的土匪，先听见枪响，正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又接着听见外面报警的枪声，

不知道是和哪路子山神碰面了，慌忙各自抓鞍上马，一路打枪，一路带上匪兵，逃了。

开枪的小伙子见土匪们炸了营，忙拉上吓懵了的姑娘，夹在逃散的人群中逃跑了。

这一男一女惶惶不安地跑到一座不知名的山脚下，天已断黑了，便找了户人家借宿。这位挺身而出、冒死从匪首的魔掌中救出姑娘的小伙子，就是何尚清。他有个舅舅在北平一所大学任教。他在高级中学毕业了，这次是要去北平，到舅父任教的那所大学去念书的。今天上午，他也被土匪堵截在山谷的圈套里，一时热血冲动，竟不顾后果地冒险救下了遭难的姑娘，还侥幸地弄到了一支短枪。那女扮男装的姑娘说她姓艾，名美华，还未满十八岁。因老家艾家屯在半月前被鬼子血洗了，她侥幸逃脱，才幸免于鬼子的屠刀下。如今，她孤身一人，无家可归；听父母生前说过，她有个老姨，在北平清河务农。她走投无路，只好跟在逃难的人群中，一路逃出来，想去北平找她的那位姨姨。

何尚清和艾美华投宿在山脚下的庄户人家家里，相互这才说出了在路上不敢多说的这些话。艾美华说着，泪流满面地跪倒在地，谢了何尚清的救命之恩；又苦苦哀求说，如今正逢乱世，路途中坎坷不平，此去北平，千里迢迢，还不知道前面有多少象今天上午这样的艰难险阻，叫她一个年轻轻的单身弱女子，又如何能到得了北平？因此，她再三恳求何尚清，救人救到底，带上她一道去北平。

何尚清是个富于同情心的热血青年，按理说，象艾美华这样的一个孤苦无援的弱女子，恳求与他同行，他本应痛快地应允下来，不会推辞的。但是，这会儿何尚清却犯嘀咕了。原因是，他想到自己还是个求学的穷学生，为去北平找舅舅，所筹措到的盘缠仅够自己在路上的开支；如今再添上一张嘴，哪来那许多花销？更为难的是，自己与艾美华不过萍水相逢，一男一女结伴而行，多有不便；何况两人又都很年轻，正值所谓风流年

华，加上女扮男装的这个艾美华，长得又是绝顶的漂亮，一男一女形影不离、日夜混在一起，万一半路上失去理智，做出那种追悔莫及的伤风败俗的事情来，岂不玷污了她好端端一个女儿家的清白，也坏了自己一个堂堂男儿的一世的名声？！不是么？古往今来，有多少美女子、好男儿不都是在这“男女”二字上身败名裂么？不能！不能！是不该答应带她同行的！

艾美华见何尚清沉吟不语，微微摇头，知道自己的要求被无声地拒绝了，顿时象是只断了翅的乳雁，显得异常悲凄，一个轻生的念头便产生了。她悲痛欲绝地哭泣着。女孩儿家的伤心泪水，终于把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的心泡软了，他不得不作了妥协，答应带她一同去北平，但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沿途以兄弟相称，不能有越轨之举；二是一旦到了北平，两人便分手各自投奔亲友，不得再有纠缠。

艾美华见何尚清改变了态度，喜得感激流涕地正要给何尚清跪下拜谢，被何尚清拦住，说：“算了算了，但愿路途上不再有大的变故，你我一同平安到达北平就好，还用得着那许多谢么！”

就这样，他俩以兄弟相称，晓行夜宿，一连赶了十余天的路程。有天天色已晚，他俩正好赶到了离锦州城不远的一个小集镇上，不能再赶路了，便在小集镇的一家小小的客店里投宿下来。打过尖，洗过手脸，艾美华说有些不舒服，就先在里间大通炕的一头躺下了。

何尚清带上了一个艾美华，充当了她的保护人的角色，一路上更是加倍小心，不敢稍有疏忽。艾美华睡下后，何尚清不见再有别的客人来投宿，店主人也说，兵荒马乱的年头，跑买卖、走亲戚的人少多了，快二更时分了，不会再有客人来了，劝他早早安歇。何尚清这才插上了门闩，在大通炕的另一头倒下了。

睡到夜静更深时，何尚清听见艾美华痛

苦地轻声地呻吟着。他在大通炕的这一头轻声问艾美华，到底是哪儿不舒服？艾美华说心跳得厉害，都快跳出心口来了。

何尚清听说艾美华是心脏病发了，急得连忙披衣，从大通炕上走过来，问了两句，慌得束手无策。而艾美华却一声叠一声地呻吟，好象病情很重。何尚清急得把一只手伸进被窝里，想摸摸艾美华的心脏到底跳到了什么程度。不想，他刚俯下身来，把手伸进被窝，冷不防艾美华却出其不意地伸开洁白、柔软的双臂，把他紧紧地搂抱住了。

这是艾美华处心积虑地等待了好几天的时刻。自从何尚清从匪首手中毅然将她救出后，她便对何尚清产生了以身报恩的想法；经过一些天与何尚清的日夜相处，她对救命恩人的品德，更是崇敬了，更希望委身于他。但她又知道，何尚清是位侠肝义胆的汉子，纵然有情，却更加有义，不会救人图报的，因此才动心计使出了今夜之举。她想用自己的轻薄，将生米煮成熟饭。她相信，象何尚清这样有情有义的男子，一旦与他成了实际上的夫妻，便再也不用担心他会半路上撇下她了。

何尚清猝不及防地被艾美华搂到了怀里，他象是触到了电流一样，使劲挣脱艾美华搂抱住的双手，光着脚丫从炕上跳到了炕下。

第二天小客店的窗户纸上透出一片晨光的时候，艾美华睁开了惺忪的睡眼，看见大通炕那一头的被窝是空着的，自己的枕头边上，放着何尚清腰里的那个钱褡裢。她知道何尚清是撇弃她不辞而别了，自己昨晚做了件终身难以追悔的蠢事……

四 美人来访

何尚清回忆着三十年前和艾美华在旅途中的偶然相遇却又匆匆别离的情景，快快地回到软席车厢。女列车员见他回来了，走来给他打开了2号房间的房门。他记起那张无

名字条上的字句，询问女列车员，刚才是否有人来找过他？女列车员摇头说，不曾有人来找他。他还是有点不放心地问：“刚才，我看见有位白胡子老头儿从这里走过去，好象他还注意了一下我；不会是他要来找我吧？”

女列车员笑了，说白胡子并没有敲2号房间的门。

“哦！”何尚清松了口气，自己也笑了。他笑自己怎么一下变得神经过敏了，竟然对一位多看了自己一眼的白胡子老头儿，也疑神疑鬼了。他谢过了替他开门的女列车员，重新关上房门，思绪又回到了艾美华身上。他不知道在小客店离别后，艾美华后来是怎样到了北京的，是不是找到了她的那位在清河务农的姨姨？以及她这以后的情况又是怎样的？想着想着，他禁不住又后悔了：既然年轻时和她有过那么一段彼此都难堪的相处，如今又不清楚她的身份和处境，一别数十载，天各一方，刚才在餐车里偶然相遇，何必还邀请人家来聊聊呢？！和她重新聚首，不会更尴尬吗？！

“笃笃！”

有人敲门。

何尚清镇定一下仍然不动，朝门口问：“谁？”

敲门的人没有应声，只是又在门上有节奏地轻轻敲了两下，显得庄重而有礼貌。

何尚清这才起身，开了门。一看，是她！果然是他刚才所邀请的艾美华。象是一座美人雕像，站在门口！不等他说什么，艾美华抢先向他注目、点头，然后轻步走进了房间，再把手一抬，反手把门轻轻关上了。

艾美华先在何尚清对面空着的软席上坐下来，轻声问：“您还认识我？”

何尚清在自己的席位上坐下来，笑道：“三十年前，有位名叫艾美华的姑娘，因为老家艾家屯遭到日寇的血洗，无家可归，她才来北平投奔亲戚，是不是这样啊？！象您这种模样的人，世上不多，所以，纵然相隔三十年，我还是很快就认出您。”接着他回叙了那

段令人难忘的逃难生活。

艾美华听后，摇摇头，说何尚清刚才所谈到的，跟她填在履历表上的简历，是十分吻合的，但是，她却并不是人事档案袋里的艾美华。接着，她对何尚清讲起了她的真正的身世：

“我不叫艾美华，这不是我的真实的姓名，它只是我这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化名而已。我的真名实姓是：井上美枝子。自然，我也不是血统的中国人，我的父母都是日本人，所以，从血统来讲，我应该是正统的日本人。至于我到底是个什么身份？今天，您完全可以说，我是一名日本来的女间谍吧。

“我是一九二七年在日本神户出生的。我的父亲名叫井上川雄，一九三四年被派往中国，任日军司令部大佐街谍报课长。当时我才七岁，因为是独生女儿，父亲便把我和母亲一道带来中国。我有机会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活了六年。所以，我很早便能讲一口流利的东北口音的中国话。六年以后，我十三岁了，被父亲送回日本念书。到了一九四五年春上，当时的战局对日本侵略军极为不利，日军兵员极其匮乏，连我这样才年满十七岁的国高女学生，也被征召入伍，送到中国参战。不过，我有个大佐父亲还在司令部，所以，我得以留在他的身边。这时，父亲已认了一个中国血统的男青年为义子，还给义子取了个日本人的名字：井上卫门。井上卫门也只比我大两岁，父亲喜欢他极端崇尚武士道精神，有意收他为女婿。为什么一个日本侵略军的头目，要把他的独生女儿许身给一个中国的青年人呢？有一天黄昏，父亲对我哀愁地透露说，目前所进行的支那‘圣战’，吉凶未卜，万一将来日军战败，你有一个中国血统的丈夫，不也是一条退路吗？！”

“我应征第二次来中国不到半年时间，果然日军战败，战局以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玩火者的自焚而告终。我那位崇尚武士道精神的父亲，在接到日皇下达的无条件投降的命令后，当即在他的办公室剖腹自杀。我怕当

战俘，也想摆脱与井上卫门的未婚夫妻关系，便化名艾美华，只说是从被我父亲下令血洗过的艾家屯逃出来的虎口余生者，混入当时仓惶逃命的难民中，随着人流无目的的向中国关内南逃。虽然我知道前途渺茫，但不得不逃，我只希望边逃能边找到个可以容我栖身的地方。不料，我有机缘遇上了您这么一位好人。可是，不到半月，您给我留下了钱褡裢后不辞而别了。失去您后，我十分悲痛，不仅悲痛自己失去了靠山和依托，更悲痛自己失掉了一位品德高尚的良师和朋友。

“在世人的眼光中，我长得很美很美。在日本国高读书时，我是无人匹敌的‘校花’。因为我美而不苟言笑，总是给同学们冷冰冰的感觉，所以同学和老师都爱叫我‘冰美人’。而当我这么一个‘冰美人’，在春心荡漾时向您伸开温暖的双臂时，您却能分外理智地不为姿色和肉欲所动，决然地把我推开，这还不是品德高尚的圣贤之士么？……”

“冰美人”似乎动了感情，旧事重提，没完没了。

何尚清摆摆手，不要她再讲那些旧事了。但是，刚才井上美枝子的这一番自我身世的叙说，简直如闷雷炸响，使他大惊失色了。他很难相信，象井上美枝子这样美丽得跟女神一般的美女子，竟会有如此险恶而复杂的双重身份。

井上美枝子还是象一座美人雕像，脸上不见一丝笑容，但却有一种庄重的美。她见何尚清惊得目瞪口呆，并不在意，依然不动声色地说道：“其实，我也知道，何必旧事重提！不过，您也不必打听自那以后有关我的情况和我目前的公开身份。只有一点，我可以告诉您：这三十年中，我并未离开过中国的国土，我生活得也还不错。另外，我还要告诉您，我是特意乘坐这趟5次特别快车，专为陪您来作这次负有特别使命的旅行的。”

何尚清一愣：怎么？这个女人莫非是跟踪我而来的？这么说，她知道我的行踪？

井上美枝子平静地象是对何尚清解释

说，她是摸清了何尚清的行踪的。因为，他将在十日乘5次特别快车去湖南，是在他写给湖南医学院D教授的信中，亲笔写得一清二楚了的。

何尚清瞪大了眼睛，吃惊地问：“这么说，九井胡同口上的邮箱，是——”

美枝子点点头说：“一只普通的邮箱失窃，用不着您这样吃惊，它的作用仅仅是提供一点您这位副研究员的工作动向，而我这次专程奉陪，是因另一件小事有求于您的，对我来说，这远比窃邮箱更有价值。”

“什么事？”

“请把‘N——I’研究项目移交给我。”

“什么？！你要‘N——I’的科研情报？！”

“正是这样。请把‘N——I’研究项目的全部，包括它的研究大纲、进行步骤、准备投入试制的药物合成的配方和下一步实施研究成果的安排细节，总之，有关‘N——I’的全部，都移交给我。”

太可怕了！这远比邮箱失窃后曾经设想过的种种可能，来得更快、更咄咄逼人！何尚清从软席上跳起来，正要张口大骂女间谍美枝子。可是，美枝子对他把手虚按了一下后，用极平静的声调说出了一席话，便把何尚清安定下来了。

美枝子对何尚清说：“这里是软席车箱，应该是很安静的地方，如果把事情闹大了，那将会是对谁也没有好处的。因为，我刚才的所有谈话，已经全部飘进空气中，无根无据，无凭无证，我是可以一概否认掉的。退一大步说，即使您何尚清先生去向有关当局告发，我还可以反咬一口，声称在三十年前日军覆亡前夕，我已介绍您何先生加入我父亲井上川雄亲自领导的谍报组织，您早已是潜伏下来的一名日本帝国的间谍了。”

何尚清当头被击，全身一颤，顿时瘫软下来。他的头脑被搅得混乱了，只有一条他还保持着应有的理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哪怕自己被粉身碎骨，也决不能把研究成果交给一个女间谍，决不能做出出卖国家利益、

玷污自己灵魂的那种身败名裂的罪恶勾当来！

美枝子见何尚清软了下来，仍然不动声色地对何尚清说：“我刚才说请您把‘N——I’‘移交’给我，意思是，我们将会按照对等原则，给您一笔相当的巨额报酬。念及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此事我不太逼您，给您一定的时间考虑。反正，我是要一直奉陪您去长沙的。”说着，美枝子站起身来，象是要走，但又停了下来，目视何尚清，又轻声说道，“您是一位中国的有前途的科学家，您应该有一副极为理智的清醒的头脑。您应该明白眼前的这个事实：您已成为别人射猎的目标，什么样的情况都可能在您身上发生，请您自重！”

说完这几句话，美枝子举止文雅地轻轻拉开房门，步履从容地款步走了。

五 自投罗网

井上美枝子离开软席车厢不久，有人又来敲2号房间的房门。何尚清开开门，原来是女列车员进来清扫房间。心情烦闷的何尚清只好走出房间，在外面过道上站一会儿，等女列车员清扫过了，才又回到房间里来。

又过了一会儿，还是刚才那位女列车员和一名男乘警，来到了硬卧车厢，把正在浏览窗外景色的井上美枝子“请”到了乘务员休息室。

休息室里坐着列车长和一位戴毡帽的白胡子老头儿。看见井上美枝子走了进来，白胡子老头儿示意她坐下，象是不在意地问道：“刚才你去接触你们的‘射猎目标’了？”

井上美枝子还是那么平静，撩起眼皮子，望望那白胡子老头儿反问道：“您这是什么意思？您的话我听不懂。”

“那好，井上美枝子，现在你可要注意听个明白了。”白胡子老头儿随手按了一下放在茶几上的录音机的一个按钮，刚才井上美枝子与何尚清在软席2号房间里的谈话，便播

开了。

井上美枝子象个没事人似的，轻轻舒出一口气，从自己衣服口袋里摸出一个什么东西，交到那位白胡子老头儿手里，语气平缓地说：“好了，请不必费事了。我承认，你们录放的正是我的声音。我这里，也录下了我和何尚清先生谈话的原音磁带。”

旁边的女列车长看见，刚才井上美枝子交到白胡子老头儿手里的那件小东西，是一部精巧的微型录音机。

就这样，井上美枝子被拘捕了。

原来，白胡子老头儿正是化了装的公安人员丁一山科长，他是同车来观察和保护何尚清的。昨天晚上，与丁一山同行的他的助手尉玉民，身着警服，坐在靠近软席车厢的硬卧车厢里。突然，尉玉民在自己的茶杯下面发现了一张二指宽的纸条。上面有一行用圆珠笔书写的变体字：

“注意软席2号房间！”

尉玉民马上把这张没有落款的无名字条转给了丁一山。丁一山很是纳闷：这是谁暗中写来的字条呢？写字条的人应该是多少知道一点内情的；但是，这个写字条的人难道也摸到我们公安人员的动向了吗？他把字条留给尉玉民，是把身穿警服的尉玉民当成一般的公安人员呢，还是有了目标，发现我们与软席2号房间里的何尚清是有关连的？！这些是暂时无法解开的谜。待到今天早上，他们发觉何尚清在餐车里突然与一个象是久别的漂亮女人相遇，何尚清还邀请那漂亮女人去房间里聊聊以后，就更加警觉2号房间的动静了；并且，让女列车员在何尚清从餐车返回之前，在2号房间里放置了录音设备，录下了井上美枝子的所有谈话。等美枝子离开后，又让女列车员利用清扫房间之便，把录音带取了出来。在拿获了井上美枝子企图猎取我科研情报的证据后，才临时决定将她先行拘捕的。

列车在漯河火车站停住了。丁一山准备在这里下车，将井上美枝子押回北京审理。

在被押下列车的时候，美枝子冷冷地对丁一山说：“抓到了一个我，可并不意味着你们应该保护的对象何尚清先生是安全的！”

丁一山只是报以一个冷笑。因为，他在作出拘捕井上美枝子的同时，已预感到案情的复杂性，便通知尉玉民住到软席2号房间，不要再让何尚清单独行动了。

井上美枝子被押回了北京，在头半个月的几次预审中，她竟然不肯开口，连一个有关本案的字也不肯讲。谁知，半个月以后，她的态度陡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再次预审中，几乎是每问必答了。她供认如下：

“今年三月二十九日这天晚上，我死去的父亲井上川雄的义子井上卫门，忽然从日本来到北京，并且找到了我，指令我取得生物化学研究所何尚清副研究员的科研成果‘N—I’。井上卫门对我说，日战投降后，他作为日军下级军官，以一般日俘身份，被遣回日本，现在是日本关西地区一家生化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为了取得何尚清大有希望的‘N—I’科研情报，从而变成他可以抢先获得该项发明专利权的资本，他特意带上助手和雇请的一名私人侦探，来到中国，要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地搞到‘N—I’的全部资料。

“当然，井上卫门是不知道我在三十年前与何尚清先生有过的一段交往的。因为我本人与井上卫门在三十年前的那种混乱中分手，以后一直音讯不通，他自然是不可能知道分手后我的遭遇的。可是，他怎么又知道我现在在北京呢？他说，他是在中日复交后，一次日本电视台转播北京政治活动中的群众场面，他看见了我，才断定我尚在北京，并且，终于几经周折，找到了我。

“井上卫门让我找机会迅速接近何先生。可以对何先生敞开来谈，可以答应给何先生一笔丰厚的报酬。他威胁我说，如果我拒绝执行他的这项使命，或是泄露了他们的计划，他将翻脸无情，向中国当局披露我的真实身

世，甚至对我采取极端手段；并且，他们还扬言，或是‘N——I’，或是何尚清，二者只能有其一可以留给中国！这就是说，如果他们拿不到‘N——I’，就将对何尚清先生进行毁灭性的报复！

“为了达到摸清何尚清先生的动向，从而准确无误地接近何先生的目的，井上卫门指使我窃取了何先生住所附近的邮箱。4月6日晚上，我是看见何先生亲手往那个邮箱里投进了几封信的。我们得知何先生将在10日乘5次特别快车去湖南长沙，井上卫门便命令我与何先生同车同行，伺机向何先生摊牌。为了监视我的行动和与何先生的谈话，他们给了我微型录音机，我必须把录下全部谈话内容的磁带交给井上卫门。

“在5次列车上，我正是按照井上卫门的指令行事的；我万万没有料及，中国公安部门早已注意到我的行动，很快使我陷入了罗网。但是，我猜测，井上卫门他们一定会同乘一趟列车，监视和接应我的；见我被拘捕，他们一定吓跑，或是将伺机对何尚清先生下毒手！”

井上美枝子作了以上大体真实的供述。然而，直到此案结案时，在我公安人员保护下的何尚清本人，并未受到井上卫门之流的加害；他与D教授合作的“N——I”研究项目，也在按原计划进行，未曾受到损害。不过，经反复查找，井上卫门已不在中国，大概是在井上美枝子被拘捕后，见事已败露，便匆匆逃遁了。与此同时，公安部门经过反复查找，也未能找到在5次列车上两次暗中为我方通风报信的那位神秘人物。

两个多月后，此案终审结案。鉴于此案主犯井上卫门已不在中国，从案犯井上美枝子虽然已构成间谍罪，但犯罪过程已被我终止，尚未造成严重后果，故从宽免于刑律；但井上美枝子已不宜继续留在中国，应从速将其遣送出境。

同时，中国当局考虑到，因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不久，从发展中日邦交的大局

着眼，决定不对此案作公开披露。

获得从宽处理的井上美枝子本人感谢中国当局的宽大为怀，表示愿意悔改自新，希望能继续留在中国。但她的要求被驳回。于是，在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她被遣送回日本去了。

六 冰心一片

星移斗转，光阴荏苒，转瞬又是九年的岁月过去了。

一九八四年初春的一个月夜，北京小小的九井胡同里，缓缓开进来一辆日本丰田牌小轿车。小轿车在胡同里的一个小四合院门口停住，一声低音喇叭响过，车门打开，从车里面下来一位身着日本和服的妇女。在清澈的月光的照耀下，可以看出，她虽然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却依然仪态秀美，举止庄重，风姿妩媚动人。她就是早已回到日本去了的井上美枝子。

井上美枝子站在小四合院门口，就着灯光和月色，看准了院墙上的门牌号码，才款款地走进了敞开的院门。

这里是生化所副所长何尚清的家。何尚清听见有客人来了，忙从书房里迎出来，把这位日本妇女打扮的不速之客，迎进了小小的客厅里。

容光焕发的井上美枝子浅浅一笑，仍旧用一口流利的东北口音笑道：“尊敬的何君，您一定还在怨恨我这个不争气的假艾美华吧？”

何尚清语塞，半晌才憋出一句话来。他问井上美枝子，是怎么弄到签证，被允许再到中国来的？

美枝子告诉何尚清，这回她是应中国方面的正式邀请，去湖南省访问后，归途中特意来拜望他这位老朋友的。美枝子兴奋地解释说，九年前她回到了日本，用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了发展日中友好的事业中去。最近，日本知贺县和中国湖南省结成了友好省县，